

海南先贤诗文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

丘濬集

第五册

(明) 丘濬著

海南出版社



海南先贤诗文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主 编 洪寿祥
执行主编 周伟民

丘濬集

第五册

(明) 丘 濬 著

周伟民 王瑞明 点校
崔曙庭 唐玲玲



海南出版社



大学衍义补 卷一百三十

治国平天下之要

严武备 将帅之任_中

《左传》：“襄公三年，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阵之次于曲梁晋地，魏绛戮其仆。公必杀魏绛，魏绛至，授仆人书。公读其书曰：“日君乏使，使臣斯司马。使臣为此司马之官。臣闻师众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。君合会盟。诸侯，臣敢不敬？君师不武，执事不敬，罪莫大焉。臣惧其死，以及扬干，无所逃罪。不能致训，至于用钺。臣之罪重，敢有不从，以怒君心，请归死于司寇。”公跣而出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亲爱也。吾子之讨，军礼也。寡人有弟，弗能教训，使干大命，寡人之过也。”

臣按：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，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。

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，上问曰：

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禽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。”

臣按：将兵者，一夫之能。将将者，万乘之智。君之于将，犹将之于兵也。人君必能将将，然后将效其力，将必能将兵，然后兵尽其技。将能将兵，而君又能将其将，则任用得人，而所向无不成功矣。苟为不然，君之于将也，惟因其职而用之，而无驾馭之方，是之为遣将，而非所以将将也。将之于兵也，惟以其势而驱之，而无节制之法，是之谓出兵，而非所以将兵也。驾馭之道奈何？杜甫诗曰：“君王自神武，驾馭必英雄。”高祖之馭韩信，可谓驾馭英雄矣。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，性明达而好谋能听，知人善任使，则亦不能以驾馭之也。较之《易》所谓“神武不杀”，虽不及，然亦庶几乎！

光武征河北，祭遵为军市令。舍中儿犯法，遵格杀之。光武怒，命收遵。主簿陈副谏曰：“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也。”光武乃贯之，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备祭遵，吾舍中儿犯法，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卿也。”

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，大破之。复创甚。光武大惊曰：“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，为其轻敌也，果然失吾名将。闻其妇有孕，生女耶，我子娶之，生男耶，我女嫁之，不令其忧妻子也。”复病寻愈，相见甚欢。

臣按：昔人谓光武善将将。关辅之役，不取诸将之健斗，

而独遣冯异；荆州之事，以吴汉之不习舟师，而独任岑彭；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，而又能感之以恩，假之以权，结之以心。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，祭遵杀舍中儿，而戒饬诸将。及贾复之于寇恂，有部将诛戮之耻，则又为之致礼极欢，以消其怒。曰：“天下未定，两虎安得私斗，今日朕分之，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。”其御将亦多术矣。

光武时，冯异专制关中。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，帝以章示异。异惶惧，上书谢罪。诏报曰：“将军之于国家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，何嫌何疑而有惧意！”

臣按：人君之于臣，最不可用智数，而于武将尤不可。盖君臣上下，当以诚心相感，苟有一毫疑贰之心，而怀机蓄智以相待，则君臣有不终者矣。光武于冯异，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。

唐德宗时，以朱泚乱，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，李怀光以千里赴难，不得朝，颇恚恨，屯兵不出战。德宗遣李晟、李建徽、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，晟惧为所并，乃移屯。陆贄上状言：“太上消慝于未萌，其次救失于始兆，况乎事情已露，祸难垂成，委而不谋，何以宁乱？今因李晟愿行，便遣合军同往。托言晟兵素少，虑为贼泚所邀，藉此两军迭为犄角，仍先谕旨，密使促装。诏书至营，即日进路，怀光意虽不欲，然亦计无所施，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，疾雷不及掩耳者也。夫制军御将，所贵见情，离合疾徐，各有宜适，当离者合之则召乱，当合者离之则寡功，当疾

而徐则失机，当徐而疾则漏策，得其要，契其时，然后举无败谋，措无危势。”

臣按：当是时，李晟既徙屯东渭桥，后数日，李怀光果并李建徽、杨惠元兵，惠元死之。赞之料敌，可谓明矣。然赞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，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，离合疾徐之势，所谓得其要，契其时者，百世之下，皆所当知者也。

陆贽言于德宗曰：“克敌之要，在乎将得其人；驭将之方，在乎操得其柄。将非其人者，兵虽众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将虽才不为用。兵不足恃与无兵同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。将不能使兵，国不能驭将，非止费财养寇之弊，亦有不戢自焚之灾。自昔祸乱之兴，何尝不由于此？”

臣按：自古立国者，必文武并用，将相兼任。然言相臣者不言驭，而驭之为言，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。盖将之为将，以武勇为事^①，以强毅为任，非人君有以驾驭之，不能得其用也。虽然，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，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？夫古之所谓将臣者，非求之于文臣之外，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，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。人君待之当如一，诚心以信之，直道以临之，任之云耳，何名为驭哉！

贽又曰：“遇敌而所守不固，陈谋而其效靡成，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，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。既相执证，理合辩明，朝廷每为含糊，未尝躬究曲直。措理者吞声而靡诉^②，诬善者罔上而不惭，驭将若斯，可谓课责亏度矣。课责亏度，措置乖方，将不得竭其才，卒不得尽其力。屯

集虽众，战陈莫前，虏每越境横行，若涉无人之地，递相推倚，无敢谁何，虚张贼势。上闻则曰：‘兵少不敌。’朝廷莫之省察，惟务征发益师，无裨备御之功，重增供亿之弊。”

臣按：朝廷举事，当如青天白日，一事不可放过，而于制驭将帅，尤不可含糊隐忍。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，若无损也；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，若无伤也。然渐不可长，微所当防，功过不可不明，是非不可不审。是非审而功过明，如是则万里之远，如在几席之前，万夫之多，悉在洞察之下，措置者得以伸其蕴，诬罔者不能行其私，将见将无不竭其才，卒无不尽其力矣。

宋太祖尝命有司为洺州防御使郭进治第，凡厅堂悉用甌瓦。有司言：“惟亲王公主，始得用此。”上曰：“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，使我无北顾忧，我视进岂减儿女邪！”上宠异将帅多类此，故能得其死力云。

臣按：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，大哉言乎！帝王无间之仁也。夫君以子道待其臣，臣不以父道事其君，君以家属蓄其臣，臣不以家事视其国，非人也。

太祖时，内臣有逮事后唐者，上问曰：“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庄宗好畋猎，务姑息将士。每出次近郊，禁兵卫卒必控马首，告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救接，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。盖威令不行，赏赉无节也。”上抚髀叹曰：“二十年夹河战争，取得天下，不能用

军法约束此辈，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驭，诚为儿戏。朕今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。苟犯吾法，惟有剑耳。”

臣按：人君之与将臣，待之不可不诚，驭之不可不严，太祖盖得之矣。

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，谓近臣曰：“安边御众，须是得人。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，则必忧恤其家属，厚其爵禄，多与公钱，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。苟财用丰盈，必能集事，朕虽减后宫之数，极于俭约，以备边费，亦无所惜也。”

臣按：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，首称宋祖。观其谓“财用丰盈，必能集事，虽减后宫之数，极于俭约，以备边费，亦无所惜”，真知所轻重缓急，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。

太祖时，郭进御军严，部下整肃。上时遣戍卒，必谕之曰：“汝辈当谨奉法，我犹赦汝，郭进杀汝矣。”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，上谓近臣曰：“所诉事多非实。盖进御下严甚，此人有过，畏惧而诬妄之耳。”即命执以与进，令自诛之。进方奉表谢，会北汉人寇，进谓其人曰：“汝敢论我，信有胆气，今舍汝罪，汝能掩杀此寇，则荐汝于朝廷。”军校果立功而还。

臣按：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，使其法之必行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。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，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，却又责之，则为将者不知所守，而为其下

者无所畏矣。然则奈何？曰：有来诉者，执以还之，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。

乾德二年，王师征蜀。十二月，京师大雪，帝设毡帷于讲武殿，衣紫貂裘帽以视事，忽谓左右曰：“我被服如此，体尚觉寒。念西征将帅，冲犯霜霰，何以堪处？”即解裘帽，遣中使驰驿赏赐王全斌。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，全斌拜赐感泣。

臣按：宋太祖因深宫之寒，而思边塞之苦。臣下闻此，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！后世人主耳目所及，犹不知恤，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。

太祖闻西川行营，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，亟召至阙，斩于都市。初，近臣营救颇切，上曰：“兴师吊伐，妇人何罪，残忍至此，当速置法以偿其冤。”

臣按：王者兴师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去其不仁，所以广吾仁也。而为将领者，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，岂仁者之师哉！

太祖命曹彬伐江南，始行，许彬以为使相，及还，语彬曰：“今方隅尚有未服者，汝为使相，品位极矣，肯复力战耶？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。”因赐钱五十万。彬至家，见布钱满室，乃叹曰：“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！何必使相也！”上爱惜爵位，不妄与人类此。

吕中曰：“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，以不吝爵赏故也。然当天下未定，而信、越诸人，爵已王矣。一旦固陵之会

不至，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，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。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，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。盖品位已极，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？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。”

臣按：人君之于爵赏，虽有一定之规，而不可无意外之虑。盖国之爵禄有限，而人之功庸无穷。吾于一事之功，而遽爵之极品之位，后又有功，将何以加之哉？此后世功臣，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，而罹他患也。

乾德五年，王全斌等平蜀还，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。开宝末，车驾幸洛阳郊祀，召全斌侍祀，以为武宁军节度，谓之曰：“朕以江左未平，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，故抑卿数年，为朕立法。今已克金陵，还卿节钺。”仍赐银器万两，帛万匹，钱千万。

富弼曰：“王全斌有功，可掩其罪也。太祖以诸国未平，恐将帅恃功为过，故抑全斌以立国法，及事宁之后，追赏前功，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。”

臣按：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，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，而宋祖江左即平。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，则全斌之罪终不白，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。大抵人君为事，其处心也，当如青天白日；其处事也，当如震雷时雨。

苏洵作《衡论》，其《御将》篇有曰：“人君御臣，相易而将难。将有二，有贤将，有才将。御贤将之术以信，御

才将之术以智。汉之卫、霍、赵充国，唐之李靖、李勣，贤将也。汉之韩信、黥布、彭越，唐之薛万彻、侯君集、盛彦师，才将也。贤将既不多有，得才者而任之可也。”洵又曰：“是难御，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。结以重恩，示以赤心，美田宅，丰饮食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折之以威。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。将之才有小大，杰然于庸将之中者，才小者也。杰然于才将之中者，才大者也。才小志亦小，才大志亦大，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，而为制御之术，以称其志。”

臣按：苏氏论将有贤、才二者是已。至谓御贤将之术以信^③，御才将之术以智，所谓智者，结以重恩，示以赤心，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，而折之以威。呜呼！智与信，皆五常之德也。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是则所谓信也。而能先觉，岂非智乎？恩之所施，心之所示，皆本乎当然之礼，而出乎自然之情，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。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，而信智之理不殊，于信智之中，而又有仁、有义、有礼焉。仁以保爱之，义以节制之，礼以优待之，是则所谓天之道、君之德、国之政也，术云乎哉！

洵又曰：“御将者，天子之事也。御兵者，将之职也。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，一旦绳以法，恐因以生乱。昔者郭子仪去河南，李光弼实代之，将至之日，张用济斩于辕门，三军股栗。夫以临淮之悍，而代汾阳之长者，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，而立乎严师之侧，何乱之敢生？

且夫天子者，天下之父母也。将相者，天下之师也，师虽严，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，将相虽厉，天下不敢以咎其君，其势然也。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，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，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，而不至于怨；思将帅之威武则爱，而不至于骄。”

臣按：洵谓“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，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”。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。〔以上言驾驭。〕

汉兴，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，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。军功多用超等，大者封侯、卿、大夫，小者郎。

臣按：六郡者，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也。古人谓关西出将，即此地。西方属金，金主肃杀，人生其地者，多壮勇，耐寒苦，自古以武勇奋者，多在于斯。虽然，此论其常耳，若夫天地生才，无往而不有，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。

北魏孝明时，任城王澄，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，恐贼虏窥边，山陵危迫，奏请重将镇之选，修警备之严，诏公卿议之。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“比缘边州郡^④，官不择人，惟论资级。或值贪污之人，广开戍逻，多置帅领，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货财请嘱，皆无防寇之心，惟有聚敛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驱令抄掠。如有执获，夺为己富。其羸弱老小之辈，微解金铁之工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；自余或伐木深山，或芸草平陆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。此等禄既不多，费亦有限，既收其实绢，给其

虚粟，穷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功，节其食，绵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。是以邻敌伺间，扰我疆场，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。自今以后，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，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以下，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。若称职及败官，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”。

臣按：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，非但在当时然也。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。若称职及败官，并赏罚举主之人。臣窃以为其人有功，并赏其举主，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，此固可以激励荐贤为国之人。若夫兵家胜败无常，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，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，果昏愚而谓之智，则坐以滥举之罚，彼固无辞矣。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，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，宜加研审核实，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。不然，则彼过为身谋者，不复为国举贤矣。

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。长安二年，始置武举。其制有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筒射，又有马枪、翘关、负重、身材之选，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。

马端临曰：“《唐·选举志》言：‘武举选用法不足道，故不复书。’然郭子仪大勋盛德，身佩安危，自武举异等中出，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？”

唐武选，兵部主之。课试之法，如举人之制，取其躯干雄伟，应对详明，有骁勇才艺，及可为统帅者。若文吏

求为武选，取身長六尺以上，籍年四十以下，强勇可以统人者。

臣按：唐人选武将，不但于武臣，而亦于文吏中求焉。今宜立为定制，凡文吏能应武选者，优等擢用之，比其原资超三级。不如此，则人不肯应，何则？文吏少而重，武职多而轻故也。

宣宗大中六年，党项复扰边。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，而难其人，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诚论事，诚援古据今，具陈方略，上悦曰：“吾方择帅，不意颇、牧近在禁庭。卿其为朕行乎！”诚欣然奉命。

臣按：将才古称难得。然以臣观之，非其才之难得，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。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，而其人亦不易于自知也。盖世之求将者，必求其智与勇，如有所用，必先有所试可也。然试之以勇，可以得其膂力，而不能得其刚决；试之以智，可以得其谋论，而不能得其精审。是故匹夫之猛，未必可以当大敌；警敏之见，未必可以洞先机。此人君之求将，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，多方而广蓄也。

宋太祖谓近臣曰：“今之武臣，欲尽令读书，贵知为治之道。”

李沆曰：“昔光武中兴，不责功臣以吏事。及天下已定，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，夜分乃罢。盖创业致治，自有次第。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，可谓有志于治矣。”

臣按：太祖此言，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。为将而不

明义理，不通古今，虽能成功，不过粗材而已。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，但不循行数墨，寻章摘句，如儒生之为耳。

宋有武举、武选。咸平时，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。仁宗时，始亲试武举，先阅其骑射，而后试之。庆历六年，策武举，以策为去留，弓马为高下。

臣按：武事与文艺异，固不可以言语文字求也^⑤。然于无事之时，欲求战陈军旅之士，不以言语文字求之，又不可得也。大抵求士以资世用，贵乎得识义理、知机变之人，无间文武皆然也。试之以武举，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。彼诚识义理、知机变，一旦临事料敌，出奇应变，举诸此而措之耳。论文科者，谓科目不足以得人，豪杰之士，由是而出尔。臣于武举亦云。

真宗谓辅臣曰：“将帅才难，今文武中固亦有人，盖不经战陈，无由知之。虽天下无事，然兵不可去，战不可忘，古之道也。”马知节曰：“将相之才，非可坐而知之，顾临事机变如何耳！”

臣按：真宗谓将帅才难，文武中固亦有之，不经战陈，无由知之。然战不可试。苏轼谓试之于治兵，盖得之矣。

范仲淹言于仁宗曰：“边上将帅尝患少人，国家奄有四海，未必乏才，岂天地生人，厚于古而薄于今哉？盖选之未精，用之未至。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，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，不得进用，坐至衰老。伏乞专督管军臣僚，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，各举一名，不分将校长行，试以武艺，或观其胆略出众，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。如将来

颇立战功，则明赏举主，或屡败军事，亦当连坐。”

臣按：就军伍阶级中求将，拔其优，量其才，循其序而用之，则事半而功倍矣，此可为平世选将之法。然遇有非常之变，则又在乎变通焉。

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古语曰：‘将相无种。’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，而限以资品，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^⑥。试将才者限以弓马，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。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^⑦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，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。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，有贤劳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限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。”

臣按：修谓“有贤劳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”。人君之选将才，因人所举荐，及有功当升赏者，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。

修又言曰：“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，征伐四方，立功行陈，其间名将多出军卒，只于军中自可求将。凡求将

之法，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，不拘等级，因其技同者，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，较其技精而最勇者，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为队将。合十队将而又教之，较其技精而最勇者，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为裨将。合十裨将而又教之，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，十人之中必有一人，得之以为大将。此一人之技勇，乃万人之选。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。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。”

臣按：修之此策，行之今日亦为良便。盖祖宗以来，军伍之制，阶级部分已定，难遽更改。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，以次比较，等而上之，试以军职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，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，不次擢用。如此，亦足以得人而用之，不必他求而有矣。

富弼言于仁宗曰：“应制科者，必乐为贤良方正，耻为将帅边寄之名，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。又考试者，欲使难其对，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，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。武举者蹶张驰射，侪于卒伍，固不敢望得异士。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，于文武官中，各举明兵法，有威果，习练武略，堪任将帅者一二人，仍请不限品秩，不责罪过。限品秩，则下位有才者遗矣；责罪过，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。既而召置阙下，量与迁擢，随其品位，任于边塞重难之地，使其磨砺，且以观其能否焉。或有警急，则取之有